

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价值及实现路径

杨 帅, 刘淑兰

(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文化振兴是更基本、更深层次的力量。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价值包括对乡村振兴具有价值引领力、对重塑文化自信具有内在驱动力、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精神导向力。主体弱化、承载资源退化和主流价值形态泛化是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现实挑战。其实现路径包括加快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培育、坚持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并举以及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乡村主流价值体系。

关键词:乡村文化振兴;时代价值;现实挑战;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3;G24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0)02-0067-05

On Contemporary Values and Approaches for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YANG Shuai, LIU Shulan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China)

Abstract: Among various factors to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more essential and potent force. The contemporary values for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volves the value-guiding for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rebuild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the spiritual directing force for realizing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The weakening of leading bodies, degradation of supporting resources and the generalization of mainstream values are realistic challenges faced by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efforts. The approaches for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clude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eading bodies, keeping to simultaneous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creating rural mainstream value system by way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Keywords: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contemporary value; realistic challenge; approach

党的十九大立足乡村实际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描绘了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文化振兴是更基本、更深层次的力量,是对乡村文化在现代化冲击下面临衰败的应激反应,对于增强乡村社会发展活力具有重要的价值。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切入口^[1]。乡村文化振兴有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我们深刻把握乡村社会的核心要义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乡村文化发展的境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内生动力难以支撑其转型升级,导致乡村文化不能有效适应乡村发展要求。如果乡村文化在新形势下不能得到有效振兴,承载农民美好期许的乡村社会便会成为没有灵魂的“物质外壳”,其时代价值的美好愿景将是虚无缥缈的。把握好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挑战、寻找其

实现路径,实现乡村文化的“理性”回归,从而振兴乡村文化,是当下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理应关注的问题。

一、乡村文化振兴的内涵解读

研究乡村文化振兴,首先应该明确乡村文化振兴的内涵,这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立足点。对此学界进行了多方探讨,如范建华等^[2]从传统与现代角度认为乡村文化振兴是传统优秀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结合。李军民等^[3]从重构角度强调要对乡村内部文化要素进行整合建构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乡村文化。孙喜红等^[4]从乡村文化发展角度提出乡村文化振兴是农民的主观需要和维护社会和谐的要求。沙垚等^[5]从“主体-空间-时间-实践”角度构建乡村文化振兴的原则,即农民为主体、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重新勾

收稿日期:2020-02-07

基金项目:2019年度福建农林大学科技创新专项:乡贤文化涵育文明乡风的路径研究——以福建为例(CXZX2019040)。

作者简介:杨帅(1995—),男,四川岳池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连历史与当代以及超越职业化的文化实践。

笔者认为:乡村文化振兴是通过重构对传统优秀文化因子进行继承,重构是属于一种自然演进中的构建,是顺应事物发展自然逻辑,因时代发展引起背景要素的变化而形成新的条件基础上的构建^④。在重构过程中主要进行减素的构建,减素是通过剔除不合时宜的文化因子形成传统优秀文化因子结晶体,从而把乡村文化打造成为充满“原汁原味”的独特韵味文化母版。通过在文化母版的基础上对乡村文化进行时代化融合再造,厚植乡村文化现代化土壤,提高在现代化条件下的适应度,从而走向乡村文化的振兴。

二、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价值

乡村文化振兴形在于乡村社会,其时代价值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引领力;其根在于优秀传统文化,其时代价值是实现文化自信的内在驱动力;其责在于聚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其时代价值是精神导向力。

(一)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价值引领力

乡村振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是统一协调发展的整体,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且不可或缺。乡村文化能否得到有效振兴,关乎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关乎乡村生态环境的宜居舒适、关乎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关乎乡村社会发展活力的集聚激发。

乡村文化振兴顺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凝聚着乡村振兴的初心和使命。乡村文化振兴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引领作用体现在:一是乡村文化振兴通过文化产业化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我国在长期的农耕生产实践中,形成了一大批反映本民族特色的乡村文化表现形式,通过不断加以改造、传承和发展,将蕴含在内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如凉山彝族自治州每年举办民族节日火把节,形成了乡村旅游发展的新业态,这对于彝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积极的意义。二是乡村文化振兴通过优化乡村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振兴。通过挖掘蕴含在乡土里面的生态文化情结,着力推进乡村的绿色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态意识,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如滇西北的吾木村纳西族人立足天人和谐心性真的生态理念,在砍伐树木前要举行祭祀仪式,表达对自然的尊重和感恩。三是乡村文化振兴通过挖掘治理智慧促进组织振兴。乡村社会的乡规民约以及为人处世的准则和道德规范等一系列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文化养分,对于当下乡村振兴

条件下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维护乡村的正常运作秩序,加强家庭内部和睦以及淳朴民风的培育具有积极的意义,如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河湾村历代把尚和合^⑤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取得了家庭、邻里以及寨上和睦的效果。四是乡村文化振兴通过激发农民创业就业活力促进社会振兴。在传统农业耕耘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优秀的商业文化,如明清以来,传统农业经济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人群体在外闯荡过程中形成了诸如诚实守信、敢闯敢拼、勤俭守朴和同舟共济等创业兴业的优良品质。在当下乡村振兴背景下用好用活这些文化,对于激发农民在创业就业过程中坚守本心,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乡村文化振兴是重塑文化自信的内在驱动力

乡村文化内在的价值诉求在于重新确立自身的话语权以实现高度的文化自信。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许多农民融入城市,追逐城市商业性的文化理念,致使“乡村社会逐渐丧失了自己的话语表达和文化自信,丧失了文化培育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而失去了文化认同的基础”^⑦。曾经人们津津乐道的乡土文化被丢弃在乡土大地上,传统的乡村文化正处于边缘化,农民迫切想要丢掉乡村的文化符号,融入城市的生产生活。传统乡村文化正在慢慢淡出他们的视角,正在丧失其合理的内涵,其对于乡村文化的自信正在慢慢淡化,文化自觉性正在慢慢退化。

重塑乡村文化自信是坚定走乡村振兴道路的实践定力,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希冀。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定“四个自信”最为根本的在于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最深厚、最基本的文化自信来源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乡土文化,这种文化自信的内在驱动力也在于乡村文化,因此在新形势下增强对于乡村文化的自信显得尤为重要。中华民族在古老土地上孕育的乡村文化在遭受困境之后面临衰落的挑战,复兴是其内在最强烈的愿望,也是乡村文化发展的内在诉求和担当乡村振兴重任的价值倾诉。只有重新塑造繁荣发展的乡村文化,才能保持对于乡村文化的自信,乡村文化内在价值才能充分得到挖掘。

(三)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精神导向力

党的十九大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行了新的部署和系统的谋划,描绘了未来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乡村文化服务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政治需要,这是乡村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壤之中,担负起自己历史使命的表现。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底子薄、人口基数大且劳动力素质低,我国乡村发展任务十分艰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难点和重点在于乡村,乡村文化在脱贫攻坚中大有可为。在脱贫攻坚中坚持扶贫同扶志和扶智结合起来,大力挖掘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在农业实践之中所形成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新要求,不断转化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增强贫困群众的造血功能,树立脱贫攻坚的主人翁意识;及时总结乡村在农耕生产实践中的科学技术知识,结合“三农”现代化发展趋势赋予贫困群众更多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培育新型职业化农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一代接一代人的接力奋斗,这种奋斗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更持久的文化力量,当前要发挥乡村文化的精神导向动力作用,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凝聚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同时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二者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把握好二者的关系,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挑战

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中,乡村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传承被限制于原来的乡村土壤圈子,长期受传统自然经济的支撑比较稳定。但是乡村社会逐步走向现代化以来,乡村社会的开放性和市场性逐渐增强,乡村自然和社会环境逐步吸纳非“本土性”的价值理念,乡村文化所依赖的环境不再是“纯洁式”的一元存在,而是传统与现代的“交相辉映”,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着现实挑战。

(一)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弱化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市场活力得到增强。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工群体不断壮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促进农民工创业就业,农民工数量持续增加,外出就业明显,截至2019年农民工数量达到29 077万人,其中外出务工达到了17 425万人,占比达到了59.93%,超过了半数,导致乡村文化振兴主体弱化^②。另一方面乡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乡村人口逐渐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的乡村人口数为57 661万人。2018年这一数据下降为56 401万人,2019年再降为55 162万人,乡村人口数呈现减少的趋势,导致乡村文

化振兴主体流失^③。农民工尤其是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以及城市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减少,留在乡村的主要是老人、儿童和妇女等弱势群体,造成了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弱化困境,其主要体现在:一是主体的责任意识淡化。农民工为谋求家庭的生存长年累月在外,感受到了城市较之乡村的优越性,对乡村文化缺乏理性的认识,逐渐对乡土文明淡化,对乡村文化振兴的责任意识不足。二是主体的自身能力受限。留守群体中留守老人和妇女由于知识文化和政治素养有限,他们对于传统的乡土文化之于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同时他们还要承担起农业生产劳动和教育抚养子女的责任。手机、网络、电子游戏等现代化传播手段和媒介的广泛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着留守儿童的乡村文化认知和心理,推动其逃离乡村走向城市的文化行为^④。这些都使得他们的子女从小无法明确树立起这种文化建设的意识,这就决定了对这份责任的承担有限。

(二)乡村文化承载的资源退化

乡村文化作为一种柔性的存在方式,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得以传承和发展。但近现代以来城乡各种要素得到了极大的流动,这导致乡村社会土壤不再单一性存在,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形成了传统乡村文化和现代文化土壤的“并立”,在并立过程中乡村文化承载的村落及文化资源在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等现代性因素带来的负面效应影响下却日益遭受破坏。以我国自然村庄为例,“2000年,中国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到2010年锐减为271万个,10年内减少90万个,平均每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中国传统村落在近30多年里迅速消亡”^⑤。其原因在于市场化导向下的过度开发,同时乡村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在新形势下难以维持文化资源继续存在。市场所承载的资源要素不断涌入乡村,忽视了开发过程中的保护;加之年代久远受到自然力的破坏导致乡村承载的文化资源退化,如部分乡镇只顾招商引资对乡村经济进行发展,大力开发乡村的历史文化资源,对乡村文化资源进行异化重构,却破坏了乡村原生态文化资源、建筑文化资源等乡村文化发展空间。

部分乡村所处的自然条件不好难以发展起来,在脱贫攻坚中进行了易地扶贫搬迁,行政区划的调整也致使许多村庄锐减。乡村文化承载的资源退化导致其自身内部弹性机制“丧失”,无法调节乡村文化资源的“新陈代谢”,支撑乡村文化资源发展的动力便会不足,无法对乡村文化资源的“内部机理”

进行更新。

(三)乡村主流价值形态的泛化

乡村文化在长期农耕实践中镌刻了优秀的乡村主流价值形态。长期以来广大农民在土地上从事着农业生产劳动,逐渐形成了诸如孝道传家、同舟共济、敬天畏地等思想道德品质。这些思想道德品质是乡村优秀文化血脉的凝结,是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促进自我品格完善的优秀道德品质,构成了乡土主流的价值文化。

现代性文化极大地冲击着农民的内心世界、文化选择和价值判断,市场化、物质化的价值导向成为农民的生活追求^[10]。在现代性文化冲击下,乡村主流价值形态产生了泛化。其表现在:一是农民思想迷茫和道德滑坡。农民盲目追求城市文明可能产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为了获取财富和个人的发展,他们可能抛弃在乡村固守的乡土文化,这使得传统乡村主流价值体系面临挑战。二是乡村社会市场属性加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破除了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限制,大量资本进入乡村促进了乡村的发展,也冲击着乡村文化的原始状态,广大农民抛弃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进入乡村资本市场,传统封闭的乡村熟人社会变成了开放的资本社会,乡村社会打上了资本的烙印,市场属性不断加深,逐渐使传统的乡村互助变成了资本条件下的竞争,传统的乡绅自治向契约关系转变,传统的乡村主流价值体系在市场化的冲击下日益遭受破坏。

四、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路径

当下乡村文化振兴面临诸多困境,寻找其实现路径显得尤为重要。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在于“人”,其实现路径在于加快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培育;乡村文化振兴的载体在于“资源”,其实现路径在于坚持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并举;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底蕴在于“价值塑造”,其实现路径在于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乡村主流价值体系。

(一)加快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培育

“人”是乡村文化振兴最活跃的因素,加强主体的培育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当前面对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弱化,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为主体的回归创造有利的政策红利;积极培育新乡贤文化,为主体的培育营造良好的导向;发挥村民文化顾问组织的教育宣传力度,为主体的培育营造良好的氛围。

(1)加强政府的引导。政府一方面应该结合资

源禀赋发展优势乡镇产业特别是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产业与一二三产业内外融合发展壮大乡村产业集群,吸引更多农民回乡就业,为主体的回归就业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完善相应的政策扶持体系,如加强金融贷款帮扶力度和进行相应的职业技能培训,积极支持返乡农民和大学生群体创业,为主体的回归创业提供支持。

(2)积极培育乡贤文化。乡贤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贤达人士对故土镌刻不掉的文化记忆,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精英力量。当下应该积极培育乡贤文化,使之积极发挥凝聚人心的强大号召力带动乡民积极回归乡村,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人力支撑。福建漳州通过培育乡贤文化,激发乡贤人士的乡土情怀,实现了人才的回归,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新动力。

(3)发挥村民文化顾问组织教育宣传的作用。村民文化顾问组织是乡村文娱活动的自治组织,是乡村文化传承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对于乡村文化振兴具有统领作用。一方面村民文化顾问组织要加大教育力度。通过创办形式多样的新时代讲习所和讲好乡村故事,着力普及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科学文化知识和讲解好党和国家的三农政策,提高群众的知识文化水平和对农业发展的期许。另一方面,村民文化顾问组织要加强宣传力度。通过采取形式多样的线上线下宣传手段,充分展现乡村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取得的成就,做好乡民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增强对乡土文化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使之自觉投入到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之中。

(二)坚持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并举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下开发乡村文化资源,形成乡村文化产业是繁荣乡村文化,促进文旅融合的必然要求,对于乡村文化整体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要顺应乡村的发展规律,实现乡村内部各种机理要素正常运行。当前在挖掘乡村文化资源总体上应坚持保护和开发同时并举的原则。

(1)加强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树立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价值导向。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乡村文化工作部门,专门解决乡村文化资源如何更好地开发的问题。乡村文化展示了一个乡村独特的历史风貌,但因自然力的破坏和乡村内在人为因素而导致其残缺不全,如族谱是乡村文化内涵的延续和传承的文字资料,但由于年代久远和家族宗亲分支较多导致其字迹破损和内容不完善,为传承乡村世代相袭的核心理念,其修复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首先是修复要落实到人。对于乡村物质文化资源修复要落实到专人,使之职业化并且要有专业的修复技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传承要抓好继承者的培养,开展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传承者的选拔。其次是修复要落实到经费。乡村文化资源的修复需要设立专项资金,坚持政府统筹和村集体自筹相结合的方式,保护好原生态的文化资源。重庆彭水加大对文化资源资金投入,科学规划、专家指导,形成全社会积极保护,传承人发展保护,文化资源保护成效明显,这对于我们当下做好文化资源的保护修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立足乡村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是坚持本土化创造转化。乡村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要立足于乡村的特色文化资源,按照“一村一品”的原则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乡情乡味,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平台实现文旅融合发展,充分展示蕴含在文化资源里面的文化符号,如福建屏南通过开发民俗文化、绘画摄影、村落影视和红色精神形成了特色村落,带动了群众致富。二是提高文化资源附加值实现创新发展。在整个文化资源创意开发设计中要立足整体,从文化资源的体验出发点到复归点努力构建完整的链条,推动产业实现融合发展和文化产业结构的换代升级,在农事体验、观光旅游、民俗节庆、民族工艺、特色小吃中提炼乡土韵味,鼓励游客亲自参与乡土实践。其典型代表云南省龙陵县依托山水自然资源和现代特色种植业,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乡村观光旅游、采摘体验,对产业链进行了延伸,实现了农业的融合发展。

(三)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乡村主流价值体系

中华民族优秀乡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了乡村主流价值体系,是全社会的共同价值遵循。通过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和践履,加强乡村主流价值体系建设,使核心价值观熔铸到乡村主流价值体系之中,让农民真正找到自己的价值归宿。

(1)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营造有利于核心价值观塑造的氛围,将传统优秀乡村文化加以时代化改造,用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乡村社会营造传承核心价值观的浓厚氛围,凝聚共识,有效整合乡村思想道德元素,形成对于国家、社会 and 个人的有效认知,形成主流的思想道德价值判断标准。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马庄村充分利用村级媒体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道德规范融入道德讲堂中,潜移默化地提高村民精神境界和道德素养,营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氛围,对于村民内在的价值塑造具有积极的意义。

(2)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通过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乡村作为农民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主阵地,要开展形式多样的价值观导向活动并形成常态化,如先进人物的教育引领活动、孝老爱亲模范评选活动、能工巧匠选拔等,让广大农民形成对于自我的内省,在活动中切实感受到核心价值观的丰厚底蕴,自觉遵循核心价值观指引的方向前进。

五、结语

在乡村振兴中,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处于“排头兵”式的引领作用,当前乡村处于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一方面孕育了现代化的因素,促进了乡村的转型发展;另一方面却使乡村文化在现代化浪潮中出现了发展的历史危机,逐渐处于衰落的状态。乡村振兴必须乡村文化振兴先行,通过梳理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提出突破路径,希望能够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价值。

注释:

- ① “尚和合”的表述见文献:张立文.尚和合的时代价值[J].浙江学刊,2015(05):5-8+2.
- ②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30_1742724.html.
- ③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

参考文献:

- [1] 赵旭东,孙笑非.中国乡村文化的再生产——基于一种文化转型观念的再思考[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1):119-127.
- [2] 范建华,秦会朵.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若干思考[J].思想战线,2019,45(4):86-96.
- [3] 李军明,向轶.论乡村振兴中的文化重构[J].广西民族研究,2018(5):95-103.
- [4] 孙喜红,贾乐耀,陆卫明.乡村振兴的文化发展困境及路径选择[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35-144.
- [5] 沙垚,王昊.“主体-空间-时间-实践”: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原则与方向[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4(5):111-117.

5 结语

以上调查表明:学生在英语课堂上使用手机是普遍现象,不合理的使用会分散学生注意力,浪费学习时间;但是手机的使用也有积极的一面,能够提高学习效率,扩大知识面;只是限于学生自主学习意识薄弱而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对此,老师可以

主动引导与培训学生合理地利用手机进行英语学习,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教学实践证明,利用手机辅助英语课堂教学,可以帮助预科学生克服因基础薄弱而产生的厌学心理,可以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能力,尤其是在口语训练和词汇记忆方面有着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 [1] <https://baike.so.com/doc/347505-368081.html>.
- [2] 姚春林.少数民族预科生英语学习与自主学习能力研究[J].民族翻译,2010(3):76-81.
- [3] 祝全.简析智能手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策略[J].高教论坛,2019(11):235-238.
- [4] 刘敏跃.利用手机参与教学改善大学生课堂滥用手机状况[J].智库时代,2019(10):194-195.
- [5] 李佳.基于智能手机即时通信的大学英语口语训练模式探索[J].继续教育研究,2016(11):138-140.
- [6] <https://wenku.baidu.com/view/456fc6367cd184254b3535b5.html>.

(上接第66页)

- [14] 张莉,邵俭福.精准扶贫视角下发展乡村旅游的意义、困境及路径探究[J].农业经济,2019(3),30-32.
- [15] 张朝枝,屈册.旅游是什么——基于社会大众视角的反思[J].旅游科学,2015(1):1-10.
- [16] 张进财,叶楠.以乡村特色旅游推进区域经济发展[J].农业经济,2019(2):49-51.
- [17] CROMPTON J L. Motivations for pleasure vacation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79, 6(4), 408-424.
- [18] NAWIJN J. Determinants of daily happiness on vacation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1, 50(5):559-566.

(上接第71页)

- [6] 王云飞.论乡村社会文化的重构[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11(3):91-101.
- [7] 赵霞.传统乡村文化的秩序危机与价值重建[J].中国农村观察,2011(3):80-86.
- [8] 吕宾,俞睿.城镇化进程中留守儿童乡村文化认同危机及对策[J].宁夏社会科学,2016(4):229-233.
- [9] 程美信.最后的汉族古村落[J].金融博览,2017(11):22-25.
- [10] 吕宾.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重塑的必要性、困境与路径[J].求实,2019(02):97-108.

(上接第110页)

- [4] 单宝华.基于B/S模式的高校资产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D].长春:吉林大学,2015.
- [5] 谭珍.民航中南空管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内部控制改进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7.
- [6] 高昂.李秦.张峻,等.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标准化实践[M].北京:中国质检出版社,2017.
- [7] 阳朝红.高校固定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3).
- [8] 赵翠芝.优化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的思考[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8(4).
- [9] 吴远征.高职院校数字媒体专业校企合作双主体办学研究[J].现代职业教育,2018(31).
- [10] 周伟,冯莹.我国经济新常态与产教融合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9(11).